



栗谷全書 二十一

聖學輯要

~ 16
2426
21

子三十七



2426
37-21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二十二目錄



聖學輯要四

修己第二下

恢德量章第十

輔德章第十一

敦篤章第十二

修己功效章第十三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二十二

聖學輯要 四

修己第二下

恢德量章第十

臣按上篇九章已論修己之序詳矣復以恢德量輔德敦篤三章申論其餘蘊蓋德量未弘則得少為足偏於一曲未可進於高明博厚之境故恢德量次於檢身

子曰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其所不能者愧人

禮記

嚴陵方氏曰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



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可謂不矜伐矣故民不爭也

臨川吳氏曰民化之亦以善讓人不與人爭

也○愧人使人愧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商書說命

蔡氏曰自有其善則己不加勉而德虧矣自矜其能則人不效力而功隳矣○東萊呂氏曰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

易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坤卦象辭

程子曰君子觀坤厚之象以深厚之德容載庶物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坤卦象辭

程子曰以含弘光大四者形容坤道含包容也弘

寬裕也光昭明也大博厚也有此四者故能成承天之功品物咸得亨遂也○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己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鐘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方便

動了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張子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朱子曰學者須養教氣宇使開闊○薛氏曰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量狹者不能容物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

右言恢進德之量

○易曰君子莅衆用晦而明

明夷之象辭

程子曰用明之過則傷於察太察則盡事而無含弘之度故君子不極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為明也若自任其明無所不察則無寬厚含容之德人情睽疑而不安失莅衆之道適所以為不明也

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周書君陳下同

蔡氏曰無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衛玠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蔡氏曰孔子曰小不忍亂大謀必有所忍而後能有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蓄之意若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者斯乃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也

右言恢容衆之量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周書洪範

蔡氏曰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張氏曰天下有公好惡不可作也作則非矣黨不公也反倍常也側不正也偏陂好惡己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反側

己私之見於事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孫氏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王之道王之路所謂甚夷者也○程子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張子曰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朱子曰此心曠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便有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底意思

右言恢公平之量

臣按量之不弘出於氣質之病恢德量無他工夫只是矯氣質之一事而別為一章者人君之德尤在於大其量故表而出之人固有

得千乘之國而欲然自謙者亦有得一命之官而肆然自多者量有大小故也量之小者其病有三一曰偏曲二曰自矜三曰好勝偏曲者滯而不周不能公心以觀理自矜者足於少得不能遜志以進德好勝者安於飾非不能虛己以從善三者都是一箇私而已嗚呼天人一也更無分別惟其天地無私而人有私故人不得與天地同其大焉聖人無私故德合乎天地焉君子去私故行合乎聖人焉學者當務克其私以恢其量以企及乎君子聖人焉治私之術惟學而已學進則量進

天資之美惡非所論也勉勉不已至於此心曠然無一毫私意于其閒則雖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文王之望道而未之見不是過也伏惟 殿下留意焉

輔德章第十一

臣按自天子至於匹夫莫不須友以成其德曾子所謂以友輔仁是也自治之目已備於前故次之以輔德以論親正士從諫改過之意

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論語

朱子曰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諒信也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

惟臣

周書罔命○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之辭

蔡氏曰自聖自以為聖也○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昏為虐為侈為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為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己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

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

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禮記

陳氏曰廟有宗祝朝有三公學有三老五更無非明禮教以淑天下王居其中此心何所為哉不過守君道之至正而已○西山真氏曰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巫掌祀本非不正後來傳訛以邪說惑人遂至不正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矇之叟即瞽侑以樂侑食之官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維之雖欲斯須自放得乎○楚語曰昔

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

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

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周禮旅賁氏掌執戈

盾夾車而趨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

車止則持輪居寢有誓御之箴誓御近習也臨事

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瞽史知天道者師工樂官史不

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

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

詩曰有馮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

方為則大雅卷阿之篇

朱子曰馮謂可為依者翼謂可為輔者孝謂能事

親者德謂得於己者引導其前也翼相其左右也

豈弟君子指王也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其德日

修而四方以為則矣○東萊呂氏曰賢者之行非

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

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

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為能格

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

正君而國定矣孟子下同

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朱子曰言人君

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

人之德則能格君心之不正以歸于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朱子曰或與惑同王疑指齊王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

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朱子曰奕圍碁也數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程子告於神宗曰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聖德又擇天下賢俊

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程子論經筵劄子曰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在涵養熏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常留二人直日夜則

一人直宿以備訪問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閒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

右言親正士

○易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咸卦象辭

程子曰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於人虛中者無我也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也

夬履貞厲

履卦九五爻辭

程子曰夬剛決也五以陽剛居至尊之位

九五君位

任其剛決而行者也如此則雖得正猶危厲也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嘗不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為聖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猶為危道况剛明不足者乎

伊尹訓于太甲曰嗚呼先王從諫弗咈先民時若

伊訓

蔡氏曰咈逆也先民猶前輩舊德也從諫弗逆先民是順非誠於樂善者不能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

道

商書太甲亦伊尹語

蔡氏曰鯁直之言人所難受與順之言人所易從於其所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遽以逆于心而拒之於其所易從者必求諸非道不可遽以遜于志而聽之蓋欲太甲矯乎情之偏也○朱子曰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志必求諸非道如何會不治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直是如此

高宗命傅說曰啓乃心沃朕心

商書說命下同

蔡氏曰啓開也沃灌溉也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既我心而厭飫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蔡氏曰方言曰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瞑眩瘳愈也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我之行無所見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蔡氏曰木從繩喻后從諫明諫之決不可不受也然高宗當求受言於己不必責進言於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况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與與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爲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

已矣語論

朱子曰法語者正言之也弔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弔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又曰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矣然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如孟子論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若不知繹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楊氏曰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

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左傳隱公五年春公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若夫山林川澤之實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僖伯稱疾不從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胡氏曰僖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然隱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與郭公善善而不能用於亡國一也其及宜矣及於鐘巫之弒也隱公弟桓公弒公于鐘巫○林氏曰郭公善善而不能用於

虛名而無實行以至于敗者多矣可不省哉

右言從諫

○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益卦象辭

程子曰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

君子觀風雷相益之象而求益於己見善能遷則

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無過矣益於人者

莫大於是○朱子曰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

雷之猛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論語

朱子曰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無恥過作非商書說命

蔡氏曰過誤出於偶然作非出於有意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論語下同

勉齋黃氏曰過也明白而無掩覆故人皆見更也

瑩徹而無瑕疵故人皆仰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朱子曰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

故必文以重其過○新安陳氏曰君子不諱過故

方過而人見速改過故無過而人仰如日月雖或

不免於食而明還何損於明若小人則諱過而掩

匿不改過而固吝益重其過而愈暗愈甚矣豈有日月明白瑩徹之氣象哉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孟子

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亦可謂百世之師矣○朱子曰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與辨爭恐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

易曰不遠復無祇

抵悔元吉

復卦初九爻辭

程子曰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學問之道無他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雙峯饒氏曰人之一心善端縣縣本自相續念慮之間雖或小有所差而其慊然不自安之意已萌於中是即天地生物之心之所呈露而孟子所謂怵惕隱之心者也人惟省察克治之功不加雖有為善之幾而無反善之實是以縱欲妄行而其悔至於不可追也善用力者誠能因是心之萌而速反之使不底於悔焉則人欲去而天理還矣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也

易繫辭

程子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

○張子曰知不善未嘗復行不貳過也○朱子曰今人只知顏子知之未嘗復行為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今人亦有說道知得這道理及事到面前却只隨私欲做去前所知者都自忘了只為是不會知直是顏子天資好如至清之水

纖介必現○程子曰予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

野閒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方知果未也

葉氏曰周子用

功之深故知不可易言程子治心之密故能隨寓加察在學者警省克治之力尤不可以不勉也

○南軒張氏曰夫習之有斷絕心過有以害之也心過尤難防一萌于中雖非視聽所及而吾時習之功已間斷矣察之緩則滋長矣惟人安於故常以為微而忽焉此豈可使之熟也哉今日一念之差而不痛以求改則明日茲念重生矣積而熟時習之功銷矣不兩立也是以君子懼焉萌于中必覺覺則痛懲而絕之如分桐葉然不可復續如此則過境自疎時習之功專以至於德以凝道顏子之不貳一絕不復生也故名吾室曰不貳

復卦上六象辭

程子曰復則合道既迷於復與道相反也其凶可知人君居上而治衆當從天下之善乃迷於復反君之道也

右言改過

臣按輔成德業莫切於親近正士而又必以從諫改過合為一章者人君之好賢不徒近其人而已將取其善以補其不逮故諫則必從過則必改乃所以資於進德修業者也如或徒慕其名而謾置左右有諫不從有過不改則賢者豈肯拘於虛禮以失其所守乎將

必見幾而退樂於考槃而在君左右者不過佞倖之徒而已如是而國不至於危亡者未之有也若名為賢者而坐受榮寵無忠讜匡救之益則亦安用賢者為哉是故明王慎擇正士日與之處涵養熏陶克己從善而德日以崇業日以廣矣程子曰君德成就責經筵伏惟 殿下畱念焉

敦篤章第十二

臣按修己之功畢陳於前猶慮其中道而廢故次之以敦篤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所謂敦篤者敦篤於終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論語下同

朱子曰弘寬廣也毅強忍也

新安陳氏曰寬則容受之多廣則承載之

闊強則執守之堅忍則負荷之久

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

其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朱子曰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乾卦象辭

廣平游氏曰至誠無息天行健也未能無息而不息者君子之自強也

○朱子曰常存得此心則天

理常行而周流不息矣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乾卦九三爻辭

程子曰日夕不懈而兢惕則雖處危地而無咎

伊尹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

商書太甲下同○伊尹告太甲之辭

蔡氏曰昧晦爽明也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

不大也顯亦明也先王先王湯也於昧爽之時洗濯

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蔡氏曰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無

間斷是乃所以日新也○程子曰君子之學必日

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

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永嘉鄭氏曰覽鏡而面目有汗則必滌之振衣而領袖有垢則必濯之居室而几案窓壁有塵則必拂之不如是不能安焉至於方寸之中神明之舍汗穢垢塵日積焉而不知滌濯振拂之察小而遺大察外而遺內其為不能充其類不亦甚乎

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論語

朱子曰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無時無處而不仁也○又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

陳氏曰全體云者非指仁之全體而言乃所以全體之也蔡氏曰全體

體是天理渾然無一息之雜不○程子曰知之必

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

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葉

氏曰不求速成不容半塗而廢勉焉孳孳死而後

已可也○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

不如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尹氏曰日新而巳則熟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張子正蒙葉氏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言有教也非先王

之德行不敢行動有法也終日乾乾晝有為也夜

氣所養宵有得也氣之出入為息一息而必有所

養也目之開闔為瞬一瞬而必有所存也此言君

子無往無時而非學也

右正言敦篤之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語論

同下

朱子曰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南軒張氏曰養苗者不失其耘耔無逆其生理雨露之滋日夜之養有始有卒而後可以臻厥成或舍而弗耘或握而助長以至於一暴十寒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矣學何以異於是其有質而不學苗而不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己秀而不實者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

朱子曰晝寢謂當晝而寐朽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厲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

右反言怠惰之病

臣按君子之學誠篤而已任重道遠不進則退若非誠篤何能有成孔子曰先難後獲功

至則效必臻何可預期乎今人患在先獲惟其預期而功不至故行之未幾厭倦之心生焉此學者之通病也行遠者非一步而可到必自邇而漸往升高者非一超而可詣必自卑而漸登苟能不失其路而勉勉循循日有功程有進無退則無遠不屆無高不及矣人情各有所樂其不能以學爲樂者必有所蔽故也知其所蔽而用力以祛之蔽於聲色者務放聲而遠色蔽於貨利者務賤貨而貴德蔽於偏私者務捨己而從人凡有所蔽莫不務絕其根本實用其功不計難易勇趨力進

喫緊辛苦斷然不退用功之狀初甚險塞而後漸條暢初甚棼亂而後漸整理初甚艱澀而後漸通利初甚澹泊而後漸有味必使情之所發以學爲樂則舉天下之物無以加於此學矣何暇有慕於外而怠緩於此乎此顏子所以欲罷不能也願 畱庵念焉

修己功效章第十三

臣按用功之至必有效驗故次之以功效以盡知行兼備表裏如一入乎聖域之狀

易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同人卦 彖辭

程子曰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君子明理故能

通天下之志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於理而已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學大

朱子曰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

則志有定向是非明白必靜謂心不妄動是非既定不為

他歧所動心安謂所處而安正我權度有以應事

慮謂處事精詳須研幾審處得謂得其所止而行之

止於至善○又曰定靜安三字雖分節次相去不遠但

有淺深其實知止後皆容易進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最是難進處多是至安處住了○雙峯

饒氏曰譬之秤知止是識得秤上星兩慮是將來秤物時又仔細看能得是方秤得輕重的當定靜安在事未至之前慮是事方至之際四者乃知止所以至能得之脈絡

右言由知而達於行之效

○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

朱子曰如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這道理本備於吾身誠是實有此理檢點自家身上果無欠缺事君真箇忠事父真箇孝莫不各盡其當然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天俯不作人自然是快活然反之於身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怍不能以自安如

何會樂○又曰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論語

朱子曰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卽應之速而無疑也○又曰一是一心貫是萬事只此一

心之理盡貫衆理○又曰貫如散錢一如索子曾子盡數得許多散錢只無一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與之今若沒一錢只用一條索子亦將何以貫今不愁不理會得一只愁不理會得貫理會貫未得便言一天資高者流爲佛老低底只成一箇鶻突物事○延平先生曰學者須常令會中通透灑落朱子曰此說甚善大抵此箇地位乃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效從真實積累功用中來不是一旦牽強著力做得

右言由行而達於知之效○臣按知行雖分先後其實一時竝進故或由知而達於行或

由行而達於知

○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中庸

朱子曰疾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西山真氏曰人心至靈毫髮之微少有自欺必有不能慊於中者此所謂疚也此所謂惡也惟夫處幽如顯視獨如衆反之於己無所疚惡焉此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而人之所不能及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大學

朱子曰胖安舒也心無愧作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

者如此○程子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孟子

朱子曰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

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記禮

陳氏曰動於內則能治心矣動於外則能治躬矣極和極順則無斯須之和不順矣所以感人動物其效如此

右言由裏達表之效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孟子下同

朱子曰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處心造事行己接物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有諸己之謂信

朱子曰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善人者或其天資之美或其知及之而勉慕焉未必其真以為然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真實有此善於己而無一毫虛偽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

充實之謂美

朱子曰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純懿而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人也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朱子曰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又曰美能充於內而已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而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彌滿洋溢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睟面盎背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朱子曰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又曰大而不化則其大者未能離乎方體形迹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

之所謂大者方且春融凍解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程子曰大而化之只是理與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至於化則己便是尺度○張子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朱子曰至於聖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盡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於大則思勉之所及也至於聖且神焉則非思勉之所及矣然非思勉之而不已焉則亦未有至焉

者也

右合知行表裏而言由淺至深極之於聖神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下同

朱子曰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聖人之心與天為一○又曰聖人之心明鏡止水○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此一節言聖人之心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朱子曰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

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

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此一節言聖人之容

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

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中庸下同

朱子曰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

則準則也○陳氏曰遠者悅其德之被故有企慕

之意近者習其行之常故無厭斲之意此一節言聖人之言

行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朱子曰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竝立而為三也此一節言聖人之德

右承上聖神之說而極論聖人之道

臣按聖人之德與天為一神妙不測雖似不

可企及誠能積累工夫則未有不至者也人患不為不患不能若堯舜周孔則生知安行固無漸進之功自湯武以下莫不學知利行已有反之之功下於此者雖困知勉行及其成功則一也人見明道樂其渾然天成而不知從事於煞用工夫見晦菴樂其海闊天高而不知從事於銖累寸積故不能遵其路躡其步履其藩籬入其闔奧而徒取前訓以資口耳此所以規矩在目前而善學者不世出也夫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夫聖人天資之美固有非常人所

可企及者矣若君子則不論天資之美惡皆可學而及之矣亦不可得見者何哉君子而進進不已則豈不至於聖域乎始自可欲之善終至於參天地贊化育者只在積知累行以熟其仁而已聖賢指示大道明白平坦而人鮮克由之可勝歎哉嗟乎匹夫之爲學尙以參天地贊化育爲準的况於帝王乎古之帝王不必生而自善也如太甲顛覆典刑而至於克終允德成王不察流言而至於畢協賞罰後之帝王皆知以二王之初爲可戒而考其所行皆不及於二王者何哉不能遜志

勉學之故也大抵帝王之質必與庸人不同加之以聚精多而用物弘故雖亡國之君才器多有過人者惟其用才於不當用反爲才所累而崇高自尊不畏拂士宴安自娛不思倚伏頽墮自畫不能振起日卑月汚小則身危國削大則身死國亡豈不大可懼哉嗚呼萬善備於性而不假外求積功由於己而不資他力濟世仁民亦在於我而莫之敢禦如是而不事乎學以臻昭曠乃事乎欲以究汚下噫亦不思之甚也伏願 殿下反求乎己心企慕乎先聖上念皇天、祖宗付畀之責

下從臣鄰衆庶顯若之望篤信聖學誠實下
手循序而進罔晝夜孜孜必臻高明博厚之
境以盡修己之功使斯世得見堯舜之君使
斯民得被堯舜之澤萬世幸甚

